

此書源板意應如神



萬法宗書

水一此書共具是五

左部並無二樣

敘

自捧檄來婆沉首案牘中祇祇畏畏六歷歲支與刑
名家言寢餐互對用以持已律人不啻尊經寶訓也
今量移西曹行將啟路惟圖書數卷伴余往還於是
細檢架頭有塵牋煤敗者則讞藁幾百番雖復參差
喜未零闕余矍然曰此卽余婆中數年功課也安忍
棄之鼯侵魚漉爰手自彙次顏爲棘聽草以授劂人
且綴數言見志余惟五刑之訟古者成獄辭聽於棘
木之下猶參聽三又誠重之也是故未成獄之先則



必原情立義以權之意論慎測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亦謂一成不變務求盡心焉耳越俗喜器訟而東婺之民尤健鬪苟不持之平如毀衡不矢之直如去鵠不待之虛如塞鐘不示之明如滅燭滅燭者而民皆瞽塞鐘者而民皆聵去鵠者而民無所從毀衡者而民譁然哄於市其所以持之矢之待之示之者是吾之心志而爲衡爲鵠爲鐘爲燭者則一成之法也凡所承斷余心凜若一秉大公久之書牒沓來環置案前高過於頂雖濃寒嚴暑引與對

簿曾無輟時要使訥者盡言譁者獻詐而懸河辯者自縮其舌反覆推勘務求得情而止卽有不得寧爲閉閣無爲鈸笏余之重畏民志也謂必如此而或庶幾於平直虛明之義否則吾與民同歸於瞽聵無所從者且狂走譁而哄者直詛於市矣念此三尺誠非武健自快之物鏡其情理以準於法苛心恕心兩無所庸者也蓋皇堂之上可質屋漏而片言之下如鑄刑書毫毛茂茂念之哉念之哉書曰惟明克允穆王之訓曰五辭簡孚由是觀之不明卽不允矣脫其辭

非簡孚奚麗五刑又何以成獄辭而爲一成不變之
法乎幸二三子大夫時相告誡余旣奉教於君子敢
不勉旃今是藁具在如温舊作而臧惡不能自欺如
提往事而憂喜於焉忽發卽不敢言明允曰簡孚第
求自盡其心此卽棘聽之義也釐爲二十卷凡攝郡
幕事攝睦理攝婺邑率以此志行之故悉載其略
順治歲在甲午相月濟南李之芳題於素心齋中

重刻棘聽草紀事

鍾麟旣校訂

先君子臺中及督浙奏疏啓咨檄示各稿錄而
授之梓以繼未竟之志將彙成文集公諸海內
傳諸後世因念曩時尙有已刻棘聽草蓋理刑
金華府日案牘也亟令蒼頭向家祠刷印一部
點檢數過見字畫模糊木板多剝落開裂不可
讀計此書刻於順治甲午之秋距今四十有九
年矣且彼時奉

命內擢匆匆戒途劓劓氏潦草塞責以故亥豕魚魯不一而足不禁惶然汗下潛焉涕出曰是安可不亟重刻舊本原分二十卷外附賦役詳稿一卷今檢閱攝郡守丞倅及嚴州刑官金蘭二邑事其訟獄諸務總不離乎人命盜情衙蠹科詐糧課產業誣妄婚嫁姦淫詐偽疎逸錄囚十二類乃各依類而附之省爲十二卷而賦役各條陳勘覆亦附於賦役詳稿後仍另爲冊彙之函中以便大雅觀覽嗟乎賦役至明末而厲民極矣

先君子於我

朝定鼎之初酌議盡善至今兩浙百縣實受其福若夫斷刑決罪大都以好生爲主卽除姦去慝亦寓懲一勸百之心其有審擬稍不合於今者由當日尙未定

例從律按情罪也并記之以告知者康熙壬午夏五男鍾麟百拜誌

棘聽草總目

卷一

讞詞人命

計五十條
又附攝郡八條

睦理二條
婺邑三條

卷二

讞詞盜情

計二十七條
又附攝郡五條

睦理一條
婺邑二條
安插投誠

卷三

讞詞衙蠹

計十四條
又附攝睦理六條

卷四

讞詞科詐

計四十條
又附攝郡八條

攝捕三條
攝糧二條
睦理一條
婺邑三條

卷五

讞詞糧課

計五條
又附攝捕一條
婺邑一條

卷六

讞詞產業

計三十條
又附攝郡七條

攝糧二條
睦理三條
婺邑十三條

卷七

讞詞誣妄

計六十三條
又附攝郡五條

攝捕三條
睦理三條
婺邑六條

卷八

讞詞婚嫁

計九條
又附攝郡二條

葵邑四條

卷九

讞詞姦淫

計七條
又附攝郡四條
葵邑二條

卷十

讞詞詐偽

計五條
又附攝睦理一條

卷十一

讞詞疎逸

計五條
又附攝郡二條

卷十二

錄囚

計十七條
又附攝睦理六條

棘聽草總目終

棘聽草卷一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謝詞人命

司道奉兩院一件為律典謀殺事

審得葉天瑞與邵思炳謀死邵希周也起於爭產
成讐而希周之父思煌非思炳母葉氏之所自出
故雖親姪而聽天瑞畫計誘以麴蘖勒以搭包屍
投烈焰骨灑清流裏湖渺渺冤魂夜號而春閨夢
裏猶作望夫之石向非邵二奇等輾轉漏言夏氏

何所知而陳控乎雖傳聞不實屍有差訛然醉後之言總怨鬼之假手於人也天網不漏罪人斯得推敲再三真情畢露天瑞卽有口如簧安能辯其同謀加功之罪哉葉天瑞絞而邵思炳以尊長減等從徒法非枉縱

覆審得葉天瑞邵思炳與邵希周因爭產之積恨而起殺人之兇謀杯酒追魂搭包奪命將遺骸白骨蕩爲冷風而莫可問雖絞天瑞而配思炳不足贖子規夜半之啼紅矣惟是汪典史夜靜起屍列

炬輝煌致包顯生疑爲綠林暮聚羣起而追搶攘四散彼此方惶駭之不暇豈復懽然邀飲哉包七九之供吐旣明而顯生之捨屍已白相應原釋司道奉兩院一件爲父命事

審得郭福之與杜同傑也雖有渭陽之稱而實出於疎遠之族當其爭佃福卽忿然擊之扁擔不已繼之石塊此髮際與右足屢檢無異若在旁之郭鍾佐實未嘗加功也然誰階之厲釁輒起於阻棺而釀禍之胎情乃因於調佃屍屬之控郭鍾儀爲

首名厥有由哉但福亦挺身任之而不及嗾使甘心天組以謝泉下之魂已成定案可以免餘人之牽累矣至杜同勳等劫搶鍾儀家財據供止有三件屢經駁審除錦屏鐵爐之外卽竹絲拜匣前府審時已未追出歸於闕疑追問其他乎况日久事湮肆搶諸人無容復議

覆審得郭小福之與杜同傑實係遠房無服之甥舅也審爭佃相毆時方農種人多觀看同傑身有多傷據斯德卿供有盧德恩者與小福同行係在

場同毆之人細閱原招前府審時已有德恩在旁怒氣不息之語則其加功可知第此犯久已在逃無從究擬惟是致命之傷重莫重於頭顱兇莫兇於折骨賺肋二斷確係石擊俱係小福下手事久論定卽小福亦祇以相懇情極爲辭別無他誘其告郭鍾儀者不過因其調佃起釁設使其果有主謀指使情弊今小福具在安肯唯唯諾諾而爲他人受重辟哉其情亦易明也小福仍照原擬至盧德恩審有共毆情狀雖久經亡命安可聽其漏網

而不問相應照提獲日另結
司道奉兩院一件爲簡典男命事

審得傅應慶以傅田失牛張龍來報率衆追尋途
遇王世爲遂行毆擊蓋謀屋之隙素積胸中今機
湊失牛復因世爲平昔原有盜行此政修怨之時
故不覺其爭前下手也太陽鐵器之傷便足致命
今卽木棍傷痕不一而傅田等俱係在場同毆總
不若太陽之爲要害鐵器之爲重傷矣但其兇仗
向時縣官貯庫不察明白實非當日原物然行兇

之時安能諱其無鐵尺乎至於傅田失牛係五年
五月初六夜事至初九打死世爲之後於初十日
始獲自廿三都田間則世爲之盜牛與否亦政無
據而輒先毆斃是誠何心卽今應慶之嘵嘵者祇
因屍親已死而以打死者乃賊籍爲展辯卽賊矣
又豈應慶所得擅殺者哉况定案有年苟非應慶
下手獨重又安能隱忍以至今日耶相應仍照原
擬其在場同毆而有加功餘人之分者細查初招
原有輕重蓋傅田傅佛龍持木椽助毆而傅思繼

傳應冬未持兇仗覆審無異

司道奉兩院一件爲憲斬天寃事

審得陳應京父德乾久買金明朝山地找價倍於原值是明買風水吉壤及應京兄弟欲營葬父金族復與訐訟官斷給陳差役押視又非盜葬金一榮等聚衆而爭阻奪棺不已橫乎兩姓各至百人互爭互毆勢不致死傷不止搶攘之際亂石飛拋適中金明寅傷重次日斃命當黑夜混擊誰辨此石擲自何人之手及人死懼罪更又何人肯認欲

求下手之人卽輾轉株累究竟難成確案罪歸喪主陳應京夫復何辭但應京主於葬父本無殺人之心且投石偶中亦無造意之事止爲因葬首禍故擬元謀流罪斷給營葬似應京罪已盡法而明寅魂亦可慰陳毛頭仍以餘人律杖金一榮金文龍金福壽爭兆倡禍劫奪屍棺罪浮於杖以人死輕擬樓進毛尙指詐有據擬杖追贓許清之照提另結山地令金姓照價回贖陳氏別營葬地庶後日可以相安陳周無涉免議

司道奉三院一件爲活殺兩命事

審得傅良化痛父被傷憤戕二命斯時急於救父奮不顧身正不意二柳之立斃也觀楊壽之死不出旬日則當日之慘痛可知良化一見揮鎗連刺更何所躊躇顧慮乎卽今爲父罹辟始終無悔但身旣償人之命而父命仍不得保是其所切齒腐心者耳柳殞二人而傅一死一抵於法固無不盡但當日希元希貴登門毆擊兇橫傷人實爲戎首今不能爲良化開一面之網使人有餘憾焉若餘

人之傅佛元罪止一杖相應宥免

覆審得傅良化之以鎗斃柳希元希貴二命實因柳先毆其父楊壽之故而後持鎗以救之不虞其逼鋒而死矣問當日執木棍者希元也執扁挑者希貴也執鋤頭者卸求也是以初詳有鎗棒混鬪之情而覆審與府讞有扁挑鋤頭之語也但楊壽斷骨之傷實係木棍互鬪情節屢質已明良化救父殺人自罹纒頸固所甘心無可推勘矣

司道奉兩院一件爲沸冤事

審得張十三銜堂兄張三兩之宿怨乘昏夜驟雨擊死投溪滅跡亦爲祕矣豈意天網不漏有寡嫂倪氏之聞聲而漏言於三兩妹張氏乎雖初審時倪氏賄囑轉口然十三妻范氏口供與室中血漬固相符合一同拋屍之張十四親與徐時潘言我是張十三累死又云監中不給我飯喫是明欲十四之不生以絕活口之供招耳至其奪回倪氏有徐五六之目擊總因當夜三兩被毆倪氏聞之甚鑿故奪回計餌以箱其口然倪氏初同張氏到三

兩屋中探看時徐時潘亦在氏所述初六夜張三兩止叫得二聲倪氏答應張十三喝道你言語連你也打死後再不聽得叫喚倪氏見得勢兇藏在竹科裏還點着火把尋了一回等語固猶在時潘之耳今雖倪氏又病故然兇跡証驗旣明安得以滅屍而狡脫耶逐一研鞫張十三亦無以展辯也應正藁街顯戮以慰漂沒冤魂

覆審得張十三初因王九十一以糧寄張彭陳里下合戶當差而十三欲索其立戶銀五十兩不遂

致訟金華縣已經該縣責懲在案乃銜張三兩公
言直斥之恨於孤村夜雨木棍擊斃同弟張十四
移屍漂沒洪流維此忍心可謂鬼神不識其祕矣
孰知倪氏屬垣聞聲應接而連你打死一語此倪
氏當日親供地保徐時潘言猶在耳者及其妹張
氏同夫林順三與時潘等啟戶蹤跡而米包簞箕
之下血漬殷然謂非行兇之左券歟且張氏同倪
氏赴縣告理乃於渡河之頃十三將倪氏奪回徐
五六眼証最確而張氏控縣以雪兄冤情何能已

彼時十三十四兄弟同質公庭十四直認爲十三
打死惟是下獄之後恨弟招承絕粒以滅其口十
四告語時潘且飲恨地下矣此一犯者立心極其
險譎而恢綱終是難疎夫既棄屍逝波自必盡滅
兇仗若必檢傷獲械而後定案安能問諸水濱茲
者倪氏雖經病亡而十四亦已瘳斃然當日見血
漬者有人奪倪氏者有証言入於耳者有口獄重
初情者有案况再四研鞫而范氏供爲十三用棍
打死無異總之人命最重生固可念而死亦堪憐

仍照前擬不爲枉也

三審得張十三謀殺堂兄張三兩一獄屢讞已無遁情卽據無屍政其兇毆之確案若無屍得以狡辯則棄屍水中之律可不設矣再蒙駁問敢不仰體慎獄之心但先經憲審隔別研訊已明張十四雖死卽范氏亦不能爲其夫諱也今云醉歸持棍往來范氏慮其撲人尙與相奪乃踢妻倒地而去殺兄之心蚤已堅哉再質徐時潘供無異言十三活殺堂兄人人裂眦所當亟正典刑者耳

兩院一件爲殺劫慘冤事

審得吳學淵卽吳盛卿倚恃武生藉稱盤詰不意生殺之權輒可自擅而永民徐德敬遂遭其毒手也德敬與呂惟聘至龍泉坑源販煤於六年五月初十日雨暗天昏猶賒前路借宿於盛卿家二更初定盛卿率陳福化葉應孫擒德敬以出搶其行李用鎗戳死於水碓下盛卿獨得其煤本銀一百二十兩福化應孫分其衣被則奴輩明利其財而起殺人之謀也設非惟聘疾行躲避必不待送官

審釋蚤已同爲泉下之遊矣德敬死而福化應孫分賊不均自相爭鬪以洩其謀徐文秀寄書報信殆冤鬼所使乎今鄉長李君顯皆稱盛卿殺死衆供俱同卽彼之干証馬良義不復能爲掩飾可見良心天理人所同情雖欲狡詞卸諉於官兵安可得哉按律擬抵夫復何說陳福化旣速天誅葉應孫久已逃遁代解鄭神欽係其繼父無干相應審釋應仍行縣照提但人命必須檢傷定案據衆供德敬頸下傷有兩鎗應請憲批該縣取屍確檢此

案因隔屬提解延諉以致久懸合先詳奪

覆審得吳盛卿之殺徐德敬也雖藉盤詰爲名而實利其煤本耳方以天昏雨黑投止其家孰意夜靜更闌慘殺其手屍橫水碓喉截鐵鎗幸而同行之呂惟聘急避兇鋒始得徐行釋審以畱爲今日之確証者天也卽盛卿狡以官兵殺賊爲辯不知衆供可據寄信可憑卽其干証馬良義亦不能爲之掩飾殺人者死盛卿何以自解乎今行檢審而項頸等處有鐵器之傷此卽鎗戳之左券再四研

東華書 卷一
鞫無異駢斬應不爲枉惟是犯係隔屬兇器猶懸
應着該縣另行追貯同謀葉應孫照提另結
臬司奉撫院一件爲提審重犯事

審得李三弟等毆死進才子一案在兵丁擅離營
伍搶掠民家固其自取然非人所得擅殺也律以
絞抵誠法之平但據督鎮原行并閱初招俱稱爲
李六狗等毆死况屍又藏於六狗之豬欄其爲首
犯可知後亦未有確証姑坐罪於居長之三弟至
四年十月內解赴省審六狗受責帶歸卽斃於原

差葉文魁家是雖非斃獄而實斃於刑罪也與解
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之例相符况六狗
實受杖而死且原招又不止於同謀共毆之從乎
李五弟又以舊年駁審往返郡城饑餒受病殂於
其家李兩狗當日倉忙遠竄五年無蹤生死未卜
是一兵丁之死而李氏一門灰飛烟滅幾無噍類
矣揆諸情法以六狗准抵於律甚合全李三弟之
餘生亦憲臺祝網之仁也事遠人亡別無確証止
存知証李得順而得順當時亦未目擊何人下手

據招原情再四推鞫似應寬釋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活殺男命事

審得王立理與生員王應旦於九年六月初八日
因水致爭此卽禍之胎而死之根乎立理以嘗名
王仁義應旦以嘗名王朝綱各控在縣十一日縣
委典史往勘應旦於十八日往典史衙抄由固無
恙也出城與蔣槐卿遇同行里餘至水月軒分首
猶然無恙也及至次日其兄王應聘遍覓無蹤至
二十日凌晨喧傳應旦身死於水頭地方矣噫回

數爭水之時方十有二日耳况此水頭者去大路
僅隔數十步非無人往來之區又爲立理諸族人
平素桔槔之地使其果由胥溺則十九日何以不
見至二十日方突然聞有此屍乎何以應聘終日
覓之不獲而僧人慈忠得聞無名氏牧童之告語
乎何以諸人平日車水而此數日不聞有轆轤之
鳴乎此皆不可解也所可異者水又不深而足上
之一鞵尙燥其非赴水更明衣裳縫裂眼鼻之血
污猶存則爲毆傷可據不識立理何以必指其爲

東華書 卷一
溺死且云懼恚起於撫院之詞憤恚迫於妻子之語向抱狂疾尤屬支離若立理果無謀人之情但以實不知情爲對而已何爲設此懼與恚之兩端狂與溺之狡辯啓人種種可疑之情哉是辯愈堅而詞愈遁言益遠而情益真矣况王良仁賄行甘結已洞徹於憲臺之批青紅碎黑諸傷再見於該縣之檢要之謀死與毆死不同又不必論其致命與否也據王惟信言應旦平昔別無夙仇然則冀欲得以甘心者非立理其誰乎三尺具在豈敢輕

以律人生者可憫而死亦堪憐使地下之冤魂啼風泣月階前之髮父搶地呼天此職愀然所不忍見聞也論此案謀死逼真第立理堅不肯承所恨無一確証塞其口耳不敢草率以定爰書解憲親審庶成鐵案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人命劇冤事

審得胡琦杔而健訟者也其兄胡璉之女嫁生員陳今彥爲妻因阻其歸寧於八年四月初七夜嗔憤投繯而死此律文所載因而自盡身死勿論者

東野草 卷一
是也及胡璉率族人而來今彥與其父陳五一惶
懼匿不相見以致告縣委驗再以胡俊之名控府
詞稱縊死獄貴初情則胡氏之死於縊鑿鑿也自
胡琦一出認爲養女倏忽變端指府詞爲匿名翻
新題爲打死以致件作報傷難據屍圖填寫難憑
於是此案糾纏而不結若謂府詞匿名似不應有
今彥與孀徐氏宣淫等語據此語係胡氏生前密
告於父他人安得而知此匿名之說妄也夫毆人
重於兇器眼証始爲確真夜靜樓頭誰人見毆詢

其鐵尺則又全無且府詞又稱木棍排打前後互
異若夫縊死之後當日上樓日擊解懸者則有地
保張明鑿邵十九方八二吳國龍等而通都公結
相同此打死之說妄也且當日相驗之後件作吳
良當場聲報縊痕在卷今吳良雖死當日眼同驗
屍之地保固在也問之張明鑿等皆云曾報是真
其爲胡琦把持不容報縊之情無疑矣蓋衙官委
驗僅充故事下旣譁然於阻報上復掣肘於官書
因以草草覆縣再問之地保多人衆目共見其爲

胡琦不容下筆又無疑矣總之婦女嬌癡之性動以一死制夫燕爾情殷有何深怨若云今彥與徐氏稔姦之故以致其死設使其事果真則一家之中豈無一人見証乃藉已死之口爲言乎博戲鬪牌有何足據泉臺鬼語其誰信之欲尋一打死胡氏確証卽問之璉琦皆茫無歸着而一告再告不休者不過視死居奇也雖然檢所以定案非所以定情胡氏死於縊而非由於毆彰彰已明亦毋待於再檢何忍死者又受烹刮之慘况其祖母唐氏

當日曾有攔詞請免哉但反覆播弄節節生枝皆係胡琦難辭杖儆

覆審得胡琦因其兄胡璉之女死插身疊控不休推其心原不過視死居奇耳夫陳今彥與胡氏結禍未幾揆諸情理必無欲死之心卽其投繯自盡一釀於閨閣之嬌癡再憤於歸寧之不遂三恚於夫婿之反目四嗔於姑媳之勃礮有此四端激成一死據柳生生之供當日情景宛然如畫因爭而縊業已分明何容支節於其間哉自姦孀之鬼語

一增而養女之硬對闖入糾纏不斷以至於今固非檢不足以折其心而定案也既檢確有縊頸之痕其爲縊死明甚腦後有傷卽或毆打亦非致命律載毆罵妻妾因而自盡身死者勿論尙何紛呶不已乎委驗之衙官可以掣肘當日之件作雖已云亡柳生生係琦瓜葛至親不能諱其死後之繩痕當場之高報謂非琦之把持不至此折胡琦之辯者在縊與不縊定今彥之罪者在姦與非姦檢有縊痕審無姦據琦之應杜夫復何詞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憲究殺命事

審得孔宗懋以孔應台孔文德與杜國春之死具控夫應台等皆投誠人雖革鴟音未化鷹眼復於仙居勘下地方焚劫該縣具報在案則三人確以行劫被逐自溺甚明而宗懋乃以久病之郭見禎物故之郭惟春遠歸之郭惟敬及郭亨之周汝祥或病或出之人爲控何也問誰眼証則買鹽經過未嘗目擊之周從良遠隔三十里之牟汝化漫無足據其誰信之盜賊被逐致溺孽誠由於自作宗

懋爲親洩恨是當問諸水濱况屢讞招情炳然則
應台等之死所當死宗懋之控所不必控也各犯
相應寧釋以結此案

分守道奉按院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俞十三之姪俞奶觀因父死母嫁於方廿一
而雇身爲朱四九之牧豎於上年七月初八日命
其攜菜往洗乃澣浴河濱以致溺死四九卽與其
母王氏言明同鄉保郭八八具棺殯葬俞十三以
親姪溺死嗔不相聞因以具鳴雖其情深愛姪祇

宜問諸水濱而嫁禍於四九之弟朱五七併五七
之子朱四一其中不無覬心乎况溺死情真里鄰
郭際五郭五九王佳節沈二六等目擊最確而洗
浴洗菜之互異者實因其先浴而後澣菜五七但
聞其洗浴致死該縣推本於洗菜墜淵其死於水
一也再窮牽牛之故初朱四九有銀四兩八錢付
俞三八而三八乾沒其銀買牛一隻現在王氏後
夫方廿一家此俞三八事而非葉十三事也總之
十三速訟嗔不聞訃疊興訟端杖不爲枉俞三八

詎銀賣牛並杖追給至若奶觀之死其母目擊蓋棺原無他故俞十三屢詞刁健固無俟葉十三之導謀所當與朱九四郭八八一體免擬

覆審得俞十三機乘其姪俞奶觀之死疊控不休者推其初心不過藉爲誣詐之端耳致死情狀歷讞已明其所以波連朱五七者蓋五七與朱四九係親兄弟奶觀飯牛於四九之家因代五七洗菜以致墜淵身死據郭八八口供甚悉此嫁禍所由來也今行確檢其爲溺死更明卽俞十三巧轉如

簧亦同反舌之無聲矣按誣反坐於法允宜餘照原擬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聚抄減民事

審得何鳳化之妹何氏嫁孫惟龍之子承林爲妻乃於八年八月內里有土祠之會風俗鬪牛以賽神承林思欲逞一元大武之雄威爲少年登場之快舉貸銀二十兩以買牯牛而縞衣綦巾之婦儉於成家豈樂藁砧效五陵裘馬從事於抱雞鬪蟀之風哉承林不思泣動牛衣乃牛未鬪於場而人

先鬪於室何氏因以雉經此何鳳化詞冒義籍方
定計火牛之攻孫惟龍奔控憲臺又情深舐犢之
愛雖然夫妻爭毆自盡律載勿論鳳化視死爲吸
詐之階無乃不可况藉口壓姦使貞肌玉骨加以
閨閣不韙之名杖有餘辜其聲稱鄰警索助二百
兩之說俱屬烏有卽親筆派銀之數蓋指孝布薦
醮之費姑免深求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勅檢人命事

審得陳三八二因碓杵與楊三七攘袂相爭致使

飄瓦互擊三七面有傷痕三點越旬餘而斃則致
死不爲無因第當日啟釁甚細相毆之後衆人止
處銀二錢可見亦無深傷大怨也頰上之傷似非
要害夫人三日不汗亦足以死况十有四日之間
乎事起於睚眦之微獄關於人命之重死生出入
不可不慎未敢草率成招先行詳情

覆審得陳三八二與楊三七相毆也事起於爭碓
杵之微而飄瓦互擊陳傷在額楊傷在頰似略相
當但額上之傷旋愈頰上三點致受風而死並無

別病則鬪毆之人似不能道於法也第當日三七負傷之處裹以手帕後亦漸愈使珍重調護不卽解去亦斷不至死乃以人之指笑爲羞解之太蚤又洗以湯水使傷處受風殞命則陳三八二之罪與毆傷致死者區以別矣而醫生周君美今已云已無從拘質卽三七之妻鄭氏惟追恨其指笑之人致令懷慚解其手帕浣洗太蚤以至於此其情事逼真毫無隱飾也前蒙憲批矢至公以服輿情職何敢不公也三八二維厲之階起於爭鬪雖無

知犯法而情則堪矜但傷實有因而死亦堪念擬以城旦給以葬埋則生死之間俱無憾矣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究典夫命事

審得金榮周得勝隨差官章文斌許勝往處界尋骸而路遇華四五垂老山行繫繩以圖嚇詐孰知老邁龍鍾一推輒殞彼數人者顧安所逃於法網哉伏蒙憲批確檢定罪此法內之義也華四五之妻吳氏不忍衰朽遺骸復就烹割哀號免檢詞旨痛切原人情以聽獄此又憲臺法外之仁也夫華

四五以淹磁既迫之年應手輒仆想亦大數使然
既無兇器可憑復無眼証足據恐卽蒸骸刮肉未
必遽成信獄徒摧生者之心而重死者之慘俯從
免檢杖金榮周得勝等併斷銀營葬再請加責以
蔽其辜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假命屠抄事

審得宋璋禮真爲富不仁之徒也彼宋士唐貧苦
力農惟以耕田爲命有田一石三斗雖賣與宋三
一猶佃種如故及璋禮轉買遽不允其復種以致

鬻妻取贖則其情出於萬難使他人聞知必有慘
然不安愀然不樂者奈何璋禮既收田價不卽退
田尙欲須其豆熟是士唐之妻可棄也而璋禮之
豆不可棄也士唐旣割愛於去帷之妻璋禮不捐
情於在田之豆推傷心之怨宜士唐之久無生趣
也延至本年正月初七日促其母楊氏往退前田
母雖念歲事之方新子難消悃憤之日積填胸之
氣無可奈何而伸於投繯雖璋禮未與交爭以致
其命謂非若人之忍心不及此溝瀆之愚徒歎士

東野草 卷一
唐於空死怨毒之甚堪恨璋禮之存心况所控詐銀殺母盡屬子虛而詞連無辜宋雅等之多人哉論人命事不協於威逼毆傷論誣告法難寬於按虛反坐擬以城旦誰曰不宜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殛詐事

審得倪以瑞因呂老尙欠其債銀二兩日久未楚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親往取討老尙無銀相償而欲令寫其妻子服役事雖未成言出於口亦足以明其情之傷心而氣之凌轢矣迨以瑞方歸老

尙因卽自縊雖匹夫之愚經於溝瀆然察其所以致死之故謂非以瑞不及此按律杖百何能少追其親屬呂老七者乃於控縣之後不奉官斷輒私收銀三兩鵝二隻酒四罈稻一挑隨行葬埋是上不足以明法而下惠私也豈足訓乎相應追前銀三兩入官並杖示儆鵝酒稻子之類姑免追以少資給葬之費樓明進係告縣干証併詰之餘免議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斬蠹事
審得孫天明與孫廿三同族也因該縣所修驛傳

東野草 卷一
道站船適在其地廿三身爲保正於本地號木時
與天明有隙後廿三於官廠買木屑二擔用價二
錢天明指爲盜用官物稟衙拘查以圖詐害廿三
遂於四月初十奔控憲臺十一日歸途適遇天明
因相爭論及歸卽病危十三日竟死其父孫科稱
係天明凌毆置毒投縣委陸典史相驗身屍呈覆
而天明遂竄逸矣屢行縣提緝無蹤解其父孫十
八代審審其始事原無深讐大怨何至有此毒謀
但旣驗屍而遁非代審者可研究其真情且據孫

科具稟驗屍有傷以銀鉍入口及穀道探驗有黑
色此雖未爲確據而事關人命不得草草結案相
應嚴着孫十八取要天明赴審仍恐憲案久懸先
具由詳報容緝到天明審結

覆審得孫天明初爲脫兔今爲釜魚也用先指保
正孫廿三盜賣木屑之故呈衙圖詐以致廿三於
四月初十日控憲迨十一日歸途遇天明而十三
日身死此其疑情真有不能釋然者而况其鴻飛
冥冥乎且據該縣典史用銀鉍探驗黑色謂非酖

毒之故不及此是以不得不檢孰知再四確檢並無用毒之情也卽其父孫科初詞凌辱繼控置毒使天明與廿三猝遇於途旣交唾互爭又何暇杯盤酬酢相與式飲而廿三乃遂從容仰藥以歸旁無一人確証乎若金養吾係廿三居停供稱抱病旋家是真則因病而死明矣雖鼠牙雀角之相尋祇因竹頭木屑之細事有何深讐大怨必欲置其死地而後愉快哉然則天明之逃所稱衙差需索之急遂致遁逸者近是不然心知廿三之死入山

惟恐不深海濶天空安在不可亡命豈復捕緝可得甘爲就烹之雞乎此其疑情可釋矣均應援免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童氏之夫邵銀發之死也向與邵十七爭祀田結訟軍廳夙怨未釋於八年三月廿六日銀發葬母於公共之山致沸衆議雖交銀十兩以資地價又置酒陪伏以協衆心亦可已矣而邵十七借公憤以洩私讐酒酣啟釁將銀發採髮痛毆於是持鋤柄忿擊者邵六妹也執扁挑而打其腿上者

邵晨九也及童氏扶其夫歸衆復擁至匿於床下
邵三和尚乃拖出而以石塊擊其耳根銀發欲不
死其可得乎五更畢命慘毒極矣以葬母之故殞
命彼元謀下手諸人其何能逃於法網哉惜乎邵
十七已經瘦斃而邵三和尚患病發保亦亡彼時
囚疫盛行前府發保調攝冀畱要犯殘喘以成信
獄不意天奪其魄身死實真究無他弊邵六妹久
逃未獲但首禍已斃二兇冥錄蚤成定案雖有邵
晨九之助毆擊腿不係致命按以餘人擬杖邵六

妹照提獲日另結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謀財殺命事

審得陳三興之毆死方周也不過因鹽債些須之
夙負婉相理取未必不償奈何驀於塗間快其一
擊哉夫猝然相遇之頃原不暇遍告於他人而衰
年力怯之夫亦何待借助於羣力况三興其腹有
酒其手有石乎打且兼推致其死命宜也牽告之
陳玉陳五苟等委係無干方許供証最明相應省
釋三興擬抵非枉

覆審得陳三興以方周鹽債不償之小故而致其死雖無夙仇乘醉肆毆法之所在麴蘖豈受其過乎殞命不移終日致死皆有重傷兩肋者石擊之痕腦後者推跌之故方許之証吐最真該縣之兩檢已確三興既知爲前世冤愆復何說哉應照原擬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驗典父命事

審得張惟勝乃張時憲無服之姪兩人同業黃冠積不相能不謂以爭主顧之細嫌輒逞其毒手也

所謂主顧者汪可壽乃時憲胞兄張時龍之義子因此而往時惟勝亦有事於彼村聞卽勃然先歸糾其子張世虞等往候中途方其持械出門張三五目擊最確然執意相毆而遂至於此極也頭顱太陽腦後種種諸傷皆木杈等器之所致時憲遂畢命於本年五月十四之夜非惟勝之忍心不至此及歸而自吐人命之情已成打死定案固不必別求証佐矣按律擬抵自無他辭世虞同行共毆難道一配其他張世悌暗啞廢疾張世文年穉無

知已經憲臺矜釋無容再議

按院一件爲人命黑冤事

審得方成慶與弟方小悌原籍杭城皆以架簾爲業者也小悌春則乘流而泛夏則乘耒而耕原佃葉文茂之田五畝欠租五十斤先因索取致隙夫糧從畝出催租原非過舉今小悌以洪水氾濫之故沒於江流卽成慶孔懷義重自當問諸水濱此曾何與文茂事而乃借端上控哉况招招舟子人所頻呼若謂其相喚致失落水則謬甚矣再訊小

悌胥溺之處下獨山十里旣與文茂門首相距甚遙夫豈有隔於十里之外猶相呼應者乎此其誣又不待問也且初之具控者果何心繼而自求息者屬何意種種虛謬姑從寬典杖復何詞

按院一件爲勅典兩命事

審得方銓九等殺死方五十五陳氏夫妻二命此誠未易讞之獄蓋年歲久遠卽地保鄰佑諸人亦皆懾於方銓九方尙好等一門鄉保之武斷誰復憫其沈淵含恨於九泉者一強一弱此職之所以

益爲究心也是月二十五日平心研審不動刑訊
而虛實各獻其情再爲之細行剖決毋論其他卽
被告方鳳華方佛松俱方銓九之親房叔姪亦以
銓九等殺死情真而官兵並未至其地何俟復問
其餘哉總之天道不爽日久事明究其初不過起
釁於阻葬良辰之一刻恐誤夫妻之兩命頓傾鎗
鏢橫加萬無生理最可憐者陳氏以救夫之故而
併殞兇鋒哀告全身絕氣於桃樹棕繩之下卽藉
口以爲方尙誠之父方恭四八向曾作賊鄉保方

銓九等至黃彥山尋覓着方五十五取要相爭後
致殺死然方五十五非賊也陳氏又非賊也可公
然殺之乎其時爲順治五年八月二十日二命慘
斃別無親支而尙誠父子已住處郡尙好等爲鄉
保豈肯自行呈報故遲至六年間尙誠歸而始有
告縣之舉也若委之官兵必無獨殺此夫婦二人
者瞭然甚明反覆推究允無疑情殆畫招已畢而
佛松忽吐天理之言想亦冤魂附體作語以伸五
載未白之冤耳職斷不敢執一成之見以泥前說

卽初詳亦以爲人命雖真歷年已遠第不忍二命終死於強梁之手故候詳奪今則方尙好旣已瘦死可謂天網非疎僅將方銓九按律擬償庶乎王章猶在兩命兩抵非縱非寃餘從寬典免議
按院一件爲酷蠹燒詐事

審得陳豪乃生員陳爾中之胞弟吳氏之夫王和尙向佃其田耕種於上年四月內已將前田退訖尙欠租銀二錢陳豪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往索而和尙貧無以應答以新年陳豪遂取其鍋和尙苦

奪乃被推其三推手搥一把踢一脚而次日廿九夜和尙身死此吳氏所由控縣控府而復控院也王士偉王正王觀等乃和尙族屬因士偉且充縣吏童靈之乃吳氏初狀干証故爾中將諸人鳴之於憲其意將以燒詐可掩死命孰顧其詞之全虛也據該縣驗屍謂和尙周身無傷止有左乳旁破損六點無黑腫血痕臂上有紅色沙痕此係腹痛暴故適當其會雖然乳旁破損卽有傷不足致命而推踢情真致死豈謂無因總之未經細檢出入

生死難以據定爰書該縣已奉院行合無併縣檢
審結案

覆審得陳豪之索取王和尚租銀而致其死也論
銀祇二錢耳彼以貧人歲逼苦愁不堪而不少加
寬假必至奪鍋推踢越日而死伊誰之過歟及行
檢審初檢皮破六點之傷檢時惟有連皮血瘡而
屍骨半皆殘毀復多出領頰一塊究其何以致此
因貧無棺置盛以蒲包舁至城外屍親王正又時
時爲人傭工不能看守或犬嚙其餘爾傷哉貧也

生無半菽之充死無一棺之蓋死而無知則已死
而有知其能俛首瞑目於泉下乎當檢屍之日晴
空皎爽狂飈不作而微風忽動將掩屍之紙颼颼
直入雲際若紙鳶然衆目共覩此何爲者耶職亦
訝然以爲異也隨於檢屍處問龔明雲王和尚平
日曾有何病則應之曰無不過饑餓氣息奄奄不
堪其楚耳並未言及刮沙至庭質之日則又言刮
沙問之陳祿則亦言刮沙矣先次審理再三詰問
何以並無此言卽陳爾中原狀在正月二十三日

控憲何亦不言刮沙但言久病夫久病卽饑餒所迫也當食不聊生之際而陳豪以如此大姓略不恤貧手足交加彼羸然者復能堪此乎卽檢無致命而當日情景則大可恨也問鄰佑何以改口吳氏王正泣訴以無飯供養之故死者未伸於九泉生者將轉於溝壑竊恐吳氏王正併爲和尚之續耳斷給埋葬銀兩以示爲富不仁之戒至於告稱王士偉等燒詐情由已經前詳審明毋俟再議按院一件爲誣命抄家事

審得葉八三乃陳氏前夫之子也陳氏一嫁於盛生子盛毛中再嫁於葉三嫁於高四壽而四壽旣貧且病奄然床席間陳氏復因前子盛毛中種痘不憚五十里之遙往探因子痘死乃未卽歸則四壽氣息危惙者益無所依矣鄭阿志之妻高氏乃其親姊因家有阿志之義父鄭繼志抱疴攝養與言手足之誼商同丈夫接歸調視此其意良厚不謂七月十三日至其家而於十五日遂溘然長逝四壽家徒壁立舍一牛之外別無長物阿志卽將

控憲何亦不言刮沙但言久病夫久病卽饑餒所迫也當食不聊生之際而陳豪以如此大姓略不恤貧手足交加彼羸然者復能堪此乎卽檢無致命而當日情景則大可恨也問鄰佑何以改口吳氏王正泣訴以無飯供養之故死者未伸於九泉生者將轉於溝壑竊恐吳氏王正併爲和尚之續耳斷給埋葬銀兩以示爲富不仁之戒至於告稱王士偉等燒詐情由已經前詳審明毋俟再議按院一件爲誣命抄家事

審得葉八三乃陳氏前夫之子也陳氏一嫁於盛生子盛毛中再嫁於葉三嫁於高四壽而四壽旣貧且病奄然床席間陳氏復因前子盛毛中種痘不憚五十里之遙往探因子痘死乃未卽歸則四壽氣息危惓者益無所依矣鄭阿志之妻高氏乃其親姊因家有阿志之義父鄭繼志抱疴攝養與言手足之誼商同丈夫接歸調視此其意良厚不謂七月十三日至其家而於十五日遂溘然長逝四壽家徒壁立舍一牛之外別無長物阿志卽將

牛賣銀四兩五錢以資殮葬此誠高氏不忍其兄之暴露亦未爲非而陳氏者尙爰居他處方重亡子之哀思契濶死生竟絕良人之凶問及挑鹽潘俊之見而告以夫死夫然後曰歸曰歸不察其所自而徒悲人牛之兩失輒以謀命搶財控縣此實葉八三代告不亦大負阿志之初心而乖其本意乎冒以惡名所不任受也葉八三難辭杖做至若阿志所控了案四百兩據虞廷方所供志本貧民顧安得有此况抄家亦屬無據并應杖之餘無辜

免擬

按院一件爲激典男命事

審得呂福壽卽呂泰轉買陳大有之田乃係王應貴向所耕種者初因糞田疇而致訟繼因失麥穗而致爭此禍胎矣應貴原抱疴羸之疾但於八年四月二十日攘臂互爭朱氏於二十四日保辜應貴於六月初五日身死若使負傷甚重必不能旦晚需矣豈能延至四十餘日之久乎死於限外政毋論其死於病死於毆而萬無抵償之說也若夫

六兩之銀出於地保家長諸人議以津殮亦因管其前田憐其失麥而惜其既死耳似可置於不論之列設非福壽抄詐控府則朱氏亦相忘無言久矣惟是福壽不能少制血氣以致釀此禍階罪亦止於一杖至於陶升樊信黃德指取檢屍詐銀八兩豆二十斤烹分童相得銀八兩託言衙門之費皆不能免於並杖追給

按院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胡七九之姪女胡亞妹樓文聰養爲親男樓

海林之媳尙在垂髫其如盃杯未合鴛夢先離此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事也以天暑就殮未及令胡七九見於蓋棺之頃致嘵嘵有詞而復波及文聰之妻方氏者蓋欲籍高唐雲雨之夢而雪夜臺天折之魂抑何浮誕不經耶援宥免擬若文聰已經縣斷經資薦其冥靈亞妹久行殯葬無容再議按院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潘學書潘大高潘廿一潘大孥潘子羽等雖與林氏之夫潘九三同姓而實義支也九三身爲

學究亦知堪輿素負輕薄之名向年操觚修譜卽以學書等異派不載譜中事雖久遠飲恨者固不止一潘學書已也奈舊隙未消新嫌頓長今正朔日饅首之分係潘廿一當會九三言彼義支欲黜於聚族燕毛之外遂致忿爭復追逐於廿一家媢罵欲其伏禮事皆已甚大孥見其堂弟廿一窘困至此乃起而攫其中然懼其控告不得已買酒償中求免事經講和亦可已矣而祠門特書曉示欲彰明主僕之分廿一等不更傷心乎未幾於初七

日九三再與潘學書潘學源會飲於黃六三家各散行至龜山路旁過學書葬妻之地九三與之看風水論往事談及饅首致爭之故九三遂行肆罵而學書應之且扭而毆之田間當是時使有從旁解紛之人則亦尋常爭毆之事不虞大高大孥子羽輩俱鋤麥於龜山之畔而舊恨齊觸各舉在手之鋤同起痛擊時潘廿一在旁砍草亦在毆中而持鋤擊頭下手特重者爲潘大高及其負創垂危後雖踵門求服又何益哉潘法招係擡九三回家

之人潘志恂審係無干惟潘三五身充鄉保林氏亦非結髮之妻故皆藉人命以索詐搶學書之酒稻材料而受潘廿一之賄故告亦不列名耳此獄也爭毆雖起於學書而下手獨重於大高前經該縣委衙驗有鋤傷今大高子羽俱已畏罪脫逃行縣嚴緝未報則兇首漏網難以遽定爰書相應詳明批行該縣着其嚴緝罪人審明正抵而搶詐之潘三五等一併究擬

按院一件爲真正寃命事

審得施明揚卽施恩明與施恩選一案覺初讞者增事外之餘波而反失詞內之本旨矣此案當先明恩選之父施雙桂何以致死之由次察孫氏之夫施可文若爲扛匿之故二端明則餘情自瞭然也先是於八年五月十五日明揚之母張氏罵巷之囂聲不絕於耳雙桂老年未免嗔其煩聒口角相倚因以致爭及明揚歸謂彼不攘鄰雞何以惡聞惡聲乎此桂之所由爭憤不平至十日衆人難爲處分老性執迷鵝未熟而已自經舍是不求乃

言其幼子竊模之往跡與夫恩選被逐之別端兵
丁執桂荷擔之他故求之愈遠而愈失其真且復
以年荒自縊膳養不敷施守端得以行其混結是
恩選未能白父之死情先坐不孝之大罪激而控
院豈得已哉然孫氏之告扛匿者何也氏夫施可
文卽明揚之伯先因恩選以殺父鳴縣寘獄因致
瘐死孫氏卽領屍寄觀音閣旁後忽稱恩選扛匿
其屍夫選則何爲扛匿也旣係獄斃復何慮而爲
此舉明係明揚自藏其棺起此紛紜卽當日之供

僧人李士志並不到官止出於阿壽孩提之口况
又係平昔養於明揚之家其爲教孫則又明甚今
士志具在云寄屍菴前之時曾唐突數語故波及
告爲干証並未嘗見恩選之扛屍也彼証佐所供
如此虛情固不待訊而自明矣然則雙桂之死將
安議之卽雖未嘗與明揚交手自蹈溝瀆蓋不可
謂無因也但事不涉於鬪毆情不等於威逼止因
牝雞之晨自貽雉經之戚况詞中可文已致獄斃
姑杖明揚亦可以慰九原憤恚之魂而杜數年糾

纏之案施守端混捏結狀並杖不枉其孫惟明曹明周信等詐贓既確應照原擬杖懲追給

按院一件爲二命事

審得王加奇賣田與樓通找索不厭以致通將前田轉賣與葉而杜其無已之求若何而遂至於控縣也署縣葛同知差徐章葉節往拘章獨嫌通餽銀二兩不足遂忿欲拘行不分內外直登樓上當是時其包恁恣肆之威固有望而膽落者樓氏女流見彼猝然至前安免其不心搖骨戰懼而墜樓

即可殞命况復懷胎在腹重之驚悸越三日遂死嗟乎父子關情慘等於綠珠之墮粉虎狐張吻何異於白梃之殺人按以威逼之律又何說之辭哉但本犯畏罪在逃赴審者係其家屬應斷埋葬銀併前詐贓二兩姑於家屬名下追給先將找纏啟釁之王加奇杖擬示懲樓通應行釋免鮑明緒已經別案發配母容深究徐章葉節嚴提另結

按院一件爲父命事

審得陳君壽與陳和陽比鄰而居且同族也順治

五年五月間白寇猖熾君壽亦在賊中其父陳思亭雖未從賊然實利其子不義之物安坐飽餐與教之盜也何異時陳和陽避亂於生員何繼昌俞有明家俞皆處郡宣平邑人宣平與武義接壤八月初二日衆賊往宣平散掠被創而回俞姓係社兵追捕山寇知有賊父陳思亭除惡務本因共擒而殺之此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事也歷今數載前此未聞君壽有詞今何爲始有此控且指告陳和陽也蓋當日和陽避亂於俞見其父之就戮不爲

解紛是以嗔而告之夫殺其父者俞姓多人而致其父之死者實由於君壽從賊之故此時雖抱恨終天惟有自怨自艾乃興久遠之訟波事外之人無乃自納之阱耶違心刁告薄言杖之

覆審得陳君壽之父陳思亭被殺實由君壽作賊之故卽彼之于証陳仲貴亦不能諱其爲非賊也然思亭當日實係吳梅手刃蓋順治五年時白寇出沒於金公巖附近地方與俞姓吳姓最爲密邇且賊黨蜂聚動至二三百人每至之處肆劫無遺

而君壽果在賊中俞吳二姓受賊之禍慘於剝膚恨賊之深淪於肌髓故乘君壽等入寇宣平潰回率衆搜捕思亭雖未揭竿以從生子如是卽足以見殺其身此吳梅一遇賊父以甘心然何異君壽操刀而自族其父也亦惟有痛艾其初安可因俞繼昌俞有明等曾集社兵遂牽告之哉今繼昌等提到研鞫與前供無異君壽難辭杖懲况其大亂之時賊勢搶攘殺人如草俱不能一一窮詰之若以不得擅殺則罪在吳梅久已在逃應行縣緝獲

日究結

按院一件爲勅典事

審得王悌卽王卸第初胡氏之夫王八三因與買燒紙一塊價銀八分後卸第卽將前銀還皮鞵錢匠識其假遂往八三家取換而八三詈其眼睛互相扭結未曾揮毆衆人解勸而散此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事也其妻胡氏見八三相持狂譟以助聲勢復氣憤自碎其鍋斯時歲聿云暮正迫窮愁而况欲食難炊憂懣不堪遂投繯身死匹夫之見

命輕鴻毛抑何愚哉王廿八卽王鳳弟係已故王八三堂姪因卸第致爭之由卽先稟捕官趙典史而後具詞到縣並未票差有衙役盛元者乘機詐其銀三兩併棉布一疋此卸第所由赴道激鳴正月初九日投告而其妻盛氏於是月初十日家中生產而亡故復以勅典控憲也總之卸第之一控再控惟恐人命之波及不知八三之死雖覺啟於致爭實自經於溝瀆耳然則卸第獨無罪乎妻死於產而以踢胎相誣株連多人誑稱抄搶卸第之

罪在此不在彼按法反坐以蔽厥辜衙差盛元乘機嚇詐所當革役並杖追給前贓至於王廿八痛叔之死稟官告縣不爲無因其詞內王四七係廿八之父王四九係廿八之弟胡四六係胡氏之弟徐七五係已故王八三姻家審皆牽連俱應免擬鹽院一件爲父命事

審得陳國梓乃副長也當日都長之設有一正一副以率鄉勇而衛地方原非餒敵之孱夫所克任也保戶潘子順韋國賢於八年三月間至玉山鄉

催陳韋周楊四姓月米錢糧彼時地方大亂新平
故與都長陳三畏同行督催宿於社堂教習之地
不意是月十八夜半豕賊突來而三畏子順國賢
併負擔之人俱被殺死此四命者實死於賊然問
當日率社兵而備不測者非國梓歟使能奮勇救
援則四人亦未卽束手坐斃輒乃聞風阻潰此潘
明珪痛念父仇至今不能忘情於國梓之縮懼也
雖次日李駐防追獲賊犯倪國風供出賊渠王伯
進後伯進投誠三畏之子嘉夔先經控道批糧廳

審結特因其歸誠之故不卽論死後復越倉從賊
已被社兵戮死或亦死者有知假手於社兵以快
其冥擊也卽國風亦經斃獄若國梓者實不係賊
地係蔣思綬供吐甚悉惟其爲副長而先驚竄况
所催者卽係國梓戶下之糧餉應杖國梓以慰痛
父之心餘並無辜免議

鹽院一件爲慘冤事

審得呂明忠之弟呂明免與呂冬順治五年間向
爲山賊如朱惟瑞被殺樓時芝負傷割張文化之

股肉逼何崇禮張仲友杜茂綱等之餉銀皆其往
事也後既投誠向化舊事置而不問然當革心悔
禍自保餘生奈何復來往大盤山中販買賊牛明
授人以擒捕之端此社長李國泰之呈報而王大
廳差兵拏究皆不爲無因矣本年正月二十四日
差兵秦楚等往拘向來拿賊多着該都保正而楊
禹澤身充地保自不得不與同行厲祥等衆供甚
明乃竟受此怨懟也及兵丁拏明免呂冬以去冬
乃鼠竄羊腸而遁惟恐明免之復逃不免稍加搏

擊者兵也及見大廳猶以雖經呈首確係真賊尙
欲示以自新於二月初八日發周防官取保至初
十日卽死想作賊孽深天速其亡耳此曾何與楊
禹澤事而明忠一控再控不休禹澤叛抄單款之
鳴自不能已也但其所指大約皆五年間事今明
免旣死呂冬在逃舊事應免究詰呂明德先雖從
賊近已改行歸農姑免議明忠向係良民乃因賊
弟之故牽告無辜應杖儆此案原奉檢究但今細
審情節已明不必再檢始成定案

臬司一件爲叛法屠民事

審得潘信身充縣快想吹風捕影皆其熟技孰知有兩陳惟善者出使之巧爲顛倒乎先有一陳惟善販米出境信乘過糴而止其行署縣周同知押送遊客包相公付銀八十三兩求託解免惟善因被詐害憤而控憲批府者此十五都之陳惟善也有與張汝盛結訟入周知府叅款中奉司提質者則十七都之陳惟善也名雖相似實不相同奈何潘信銜其夙隙而遂巧施移雲換月之術坐令販

米之惟善茫然代解乃令其鬱鬱以死於異土也雖惟善衰老疾終亦由天年定數遂無回首生還之日卽潘信不過愚弄鄉愚亦無必欲致死之心然問誰受銀一兩而屈稟於官者則信誠不能自解矣府審重憫旣死之無辜而痛恨生存之壞法雖寘重典所不惜也但楊照磨細查律例以爲患病在外身死者止擬應得罪名若是則惟善死於病非死於法潘信之得以邀末減者其在是乎改從重杖似非失出至其被詐多金包相公已東西

東野直 卷一 三
南北而不可問毋從追給若夫十七都之陳惟善
原與張汝盛涉訟有詞安得巧爲規避杖之潘信
受銀一兩照數追給餘免擬

守巡兩道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單堯德有父單朝宰與田鄰陳文位奪水相
毆文位姪陳子義來助其叔致朝宰頭受孔傷堯
德在山疾奔毆所揮鋤奮擊而陳子義登死非命
府縣確招在案堯德擬抵無詞但朝宰已經斃獄
似於准抵之例有合所以府有網開一面之請也

遵復研審委係陳文位爭水於單朝宰之塘以致
相毆陳子義助叔而傷朝宰單堯德護父而殺子
義禍起一時彼此倉卒並無元謀助毆者及查各
犯係二月十二日解府因犯証未齊羈監候審而
朝宰卽於三月初二日身故雖非當日頭傷所致
然實緣子義之故捐軀獄底在府亦念子義一死
而殉以朝宰父子二人實亦可矜然罪疑惟輕出
於憲臺德意也

覆審得單堯德見父被毆頭顱破損此時奮不顧

身力擊陳子義出於天理民彝之自然亦何暇轉念於擊人致死抵償與否乎即使朝宰斃獄又合准抵之律尋嘗毆殺人者有間况朝宰斃獄又合准抵之律單堯德減擬戍遣陳文位啟釁論杖

守巡道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童國增與葉徐文相毆在六年九月初十日徐文之死在九月十八夜細審當日情形徐文先遇童國壽以故主之勢擊之國增遇於田畔一推而跌共倒田塍雖膝墊胸膛實非致命徐文起而

歸家本無大困無如宦僕之索銀者譁於室何也恨極捶胸晝夜不息遂致病發沈綿藥石不療十七而始告保辜十八夜而輒殞推其致死之由大抵因逼而病因病而死究厥本原總爲童國增而起故歸獄於國增然使毆果重傷勢在不救卽保辜之告當不俟至十七日而醫生方十八亦必不肯輕投一劑矣覆檢屍傷委無致命胸痕血瘡自捶實傷據此以絞國增恐難終成信案但毆實有因杖自不枉仍斷給埋葬銀兩

覆審得童國增與葉徐文本無深讐而九月初十亦非有意相毆徐文自擊童國壽而國增遇見田塍路窄一推互跌膝偶墊胸並無痛毆徐文起而步歸不負重傷也其所最急而難支者宦僕逼索一事怨恨拳膺不惜軀命蓋此中之人實是命輕於財立索多金則可病可死所必至也此時徐文妻子尙未謂其傷於相毆乃方十八藥餌無效十七日病勢愈危葉貴始以保辜告縣耳使初十果毆重傷則豈待七日後耶况檢屍無致命之傷則

徐文之死起於毆成於逼而盡於病今略後二事而獨歸獄於國增恐終無以服其心而成信案但此事總緣國增告縣而起則擬杖而追埋葬童國增固無辭葉時用亦稍慰耳

守巡道一件爲活殺夫命事

審得方逢蛟之毆殺方旭痛心疾首匪伊朝夕之故矣觀其害惟教之父方良傑鎖繫於兵營以致鬻其子婦而無辜之方章壽並罹於凶雖非其手刃實亦旭爲之禍梯也及投誠歸來不復悛悔輒

敢與縣令抗禮分庭種種有可死之道而又誑稱
搶其財物金毛獅子等項復至鬻婦賣牛勒其重
賂如此傷心之怨積不可消是以乘其既來痛加
石擊畢命於九年十月初二日夫殺人者抵逢蛟
豈不深知初不過欲箠毆以伸夙怨不慮下手特
重以致其命想此亦冤愆相結雖按法絞抵罪無
可道然猶不能不追恨於方旭之爲人矣方逢德
共毆情真應照配擬方良傑審未下手洪元成方
元記方應武方大本等並不在場均應免議

覆審得方逢蛟之毆方旭甚矣怨毒之於人也觀
其初一則架害無端而其老父方良傑羈鎖營中
二則禍及偕往而其族兄方章壽戮死兵手三則
多金勒贖鬻其子媳而始縱歸四則誣告抄家賣
其弟婦而得出獄使其父兄蒙禍骨肉分離皆方
旭實爲禍首也種種罪狀前招已明再行確鞫無
異夫良傑受旭疊害如此逢蛟爲良傑之子痛心
疾首曷以加斯安能姑爲隱忍乎見而毆毆而冀
洩其憤理勢必然不謂旭遂致於死也雖其蹤跡

詭祕惡貫已盈死有餘罪但不死於天誅不死於王法而死於逢蛟之手旭雖有可死之道蛟非死旭之人所惜者此耳絞逢蛟而配逢德仍照前擬守巡道一件爲驗典父命事

審得鄭守朋因鄭克民築壙於己業之山而以山界之故父子兄弟起而阻之持械以往彼時用鎗傷鄭尙廳者爲鄭守朋傷鄭克正者爲卸春各負重創雖守仕所傷鄭尙金幸而不中而克民耄年人首櫻鄭應仁之兇鋒欲少延旦夕以死豈可得

哉三尺具在自不能爲應仁寬一死也本犯於九年十一月廿八日已經瘕斃則鬼斧先加而一命一抵已成定案固無俟再檢耳至於守明卸春守仕等所供無異但受傷者俱存則傷人者邀減並以餘人杖儆

守巡兩道一件爲驗典夫命事

審得洪陽憲持刀割傷洪九四之左手致令越日身斃坐之絞抵夫復何說况再行確檢而傷痕符於兇器哉但初讞者以爲享餽羣飲陽憲因與洪

孟元算糧相闕遂致操戈迨孟元避其毒鋒而九
四當其螳臂是說也適以開其異日展辯之竇矣
揆諸情理豈有真正對鬪之人已匿無蹤而餘怒
傷及旁人者乎卽雖遷怒斷不至是蓋九四比糧
疎柳而回先與陽憲算糧憲有菜園地基賣與洪
孟元者轉與取算孟元以園基所值無幾而迫於
追呼漫不相應在九四疎柳初歸其胸臆已溢悵
忿與陽憲算糧不與則盛氣相加理勢然也此陽
憲所由起而與孟元爭當其提刀時則九四亦其

欲得甘心之人可云偶中其指乎按以鬪毆殺傷
允爲協律孟元致禍有由應照原擬難辭一杖
覆審得洪陽憲與洪孟元乃堂兄弟而洪九四則
遠族無服之姪九四比責而回向陽憲清糧辭氣
未免過激兩相牴牾陽憲以園基之故轉索於孟
元者蚤已忿恚填膺况重之以堅拒不與而適當
其酒酣耳熱乎白刃相向孟元匿而避其鋒九四
出而當其怒此事原與九四相終始揆其忍心固
不在刀傷手腕之時而在算糧牴牾之頃矣當九

四負痛血流原未傷骨迨血流一夜不止次日命終故初驗有刀痕現於膚而次檢止紅紫癢於骨總之殺人者死陽憲雖係叔行已無服制不能寬於一抵矣

守巡兩道一件爲驗辜弟命事

審得王朔甫之毆斃胡廷祥初不過因賣薪分毫之小釁遂成毒拳奪命之奇冤此其故可得而言也朔甫係王有祿之子而胞兄王濟世與王有崇之子王清甫同讀書於新竹時胡大謙子胡壽以

採薪爲業於八年五月十七日負薪來館求售一擔要價五分濟世止與四分五釐及秤其柴不足復欲退銀一分致胡壽涕泣言歸大謙遂忿然至館前詬詈彼時濟世清甫嗔其無狀欲控縣而有崇復欲鳴府俱已勸回朔甫與親族王化濛王化法因欲候胡姓之人而毆之以洩氣於本月二十四日相待於佛堂市上適胡廷禎之弟胡廷祥貿貿而來朔甫等但知其姓胡亦不復辯其是非遂拳毆之而朔甫下手獨重以致廷祥受傷奔回口

鼻流血不能飲食延至六月初三日死矣其兄廷
禎隨控於縣而經承此案者呂魁之也從中串詐
者田惟熙也原差承票者徐明朱太許詳也羣狐
構黨蠶食沿門如魁之詐有崇銀八兩不足而復
奪其婢賽蘭詐有祿銀二十兩詐清甫銀十兩復
同田惟熙徐明詐王化漸賣山田房屋銀三十兩
烹分如徐明詐有祿銀十五兩而又搶清甫家之
衣衾值銀八兩復詐王有斐等多人列單纍纍有
據其朱太則詐王濟世銀三兩許詳則詐王清甫

銀六兩皆供吐鑿鑿王姓不堪其虐而化法則以
王宜甫之名控憲矣但欲因其烹詐而支飾人命
則不可也况縣之驗傷有據而職之覆檢最真如
左胎膊心坎脊背脊脊以及兩後肋第十第十一
十二處血癢紅紫黑色與縣驗傷痕相符皆係拳
傷廷禎所謂賄買件作吳誠之說非矣今檢視皆
致命之傷問下手獨朔甫爲重擬尺組以慰夜壑
夫復何辭同行之王化濛王化法與啟豐之胡大
謙王濟世王清甫各杖非枉若夫呂魁之田惟熙

朱太許詳徐明受贓已確相應追給分別徒杖
覆審得王朔甫之毆胡廷祥至死起於其兄王濟
世與胡壽買柴而遭胡大謙小姓之詬誶則手足
之誼原不後於他人憤懣填胸一往之氣不至殞
傷委頓未足以伸其勃然之怒獨無辜波及於廷
祥爲可悼耳當日糾合族人皆朔甫倡先採髮橫
擊實朔甫下手所以初詞不指告者據廷禎供稱
初不知朔甫之名且又不敢訪問原未嘗不欲甘
心下手之人特失其名故祇告其父王有祿與王

有崇也有祿有崇彼時因胡大謙詬辱之故俱先
往府投詞其不在場可知廷祥之確爲朔甫下手
屢讞甚明坐之絞抵夫豈爲枉惜乎未正典刑先
伏冥誅足徵天網之不漏故生前有難定之爰書
而地下有確然之鐵案朔甫旣膺鬼斧亦足准抵
矣其王化法王化濛皆當日在場之人仍照餘人
原擬以結此案

分守道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馬氏故夫閩國賀被殺一案反覆推求其爲

應和尚之賊殺無疑而馬氏之與和尚姦稔亦無疑矣初雖有求姦不從之事然馬氏果真實不從則夫欲移居惟恐其去之不速豈得援而止之而止况後又有栽烟爭水下毒飯鍋之隙及十月內出妾暫歸十九日馬氏與夫反脣竟就和尚家宿焉此非平日通姦情密而然乎使次夜馬氏仍安然在應和尚家而國賀被人擒殺則可謂不關兩人事也何以馬氏又轉之周大家和尚亦託言他往謂此夜之賊非和尚爲首而馬氏不與其謀人

誰信之且幼兒菽壽又聽和尚聲音者乎但不知當日縣審何不推勘至此而閩國慶物故次年閩盛元控憲批捕和尚越獄在逃幾致漏網迨緝獲而屢訊不招竟未成獄至府審由詳似已得其情而本犯之不招如故獄底遊魂天所以報石砌塘之冤鬼也職細訊馬氏亦復再三嚴刑之下全不承伏但據理原情必屬姦夫姦婦之同謀而質証無人口供無據終亦難成信獄則不得不以寧失不經者爲馬氏存一疑案耳其俞小美周大思陳

兩俞承龍等緣尋訪國賀之際稱說已死故馬氏詞中及之而盛元亦因之並告至劉大富兄弟則應和尚以別仇誣扳總非同謀之人也相應審豁覆審得馬氏之夫閻國賀被殺也惟應和尚有栽烟爭水之讐觀其下毒釜中其蓄謀固已不臧矣矧與彼婦有稔姦之情乎馬氏脚跟無線因夫反目輒逐綏狐不信宿而血污遊魂謂之知情何以自解雖輾轉託言總不能掩七歲菽壽聞聲之切國賀死於和尚之手復何疑乎奈何屢訊不承終歸獄斃然亦不可謂非天誅之迅速也惟是馬氏同謀之情再四嚴鞫未吐確供究之質証無人不得不歸於疑案况周六亦復長眠泉下不可問哉寧失不經相應免究以結此案

兵巡道一件爲真命事

審得樓廷松之子樓用乾慘死而以張洪方等告也蓋洪方係廷松之義舅廷松則其義姊夫往來親暱非一日矣於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洪方至廷松家拜年相距四十餘里本日因暮止宿於家與

其子用乾同榻因出銀二十兩估看言二十七日將赴三都代人買油慮成色不佳洪方卽應云可用貧兒驟見數金想其殺機已蓄於分燈夜話之頃矣次日卽行告歸又不徑歸而轉宿於金堯夏之家及二十七日用乾行至中途與洪方遇呼之曰甥來矣遂與偕往此郭文京所親見也用乾至三層巖遂被砍死非洪方其誰哉三層巖地旣冷僻至二月初三日始獲前屍嗚呼慘矣財之足以奪命若是夫其告金堯夏者又因係洪方親姊丈

卽同謀與否尙不可知但夜宿其家難掩衆口而旋卽不認不亦益滋廷松之疑乎二犯相繼云亡亦可以謝三層巖之幽魂釋屍父之痛心矣

兵巡道一件爲慘殺男命事

審得方小祿與方百三之子方卸老於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因天旱爭水相毆於田卸老脚脛被擊流血不止至五月初二日身死去毆時方七日耳當未死之前百三喚小祿醫治會付銀三錢有若死願爲償命之語方五二所供甚明則方應如閩

歸疫死之說非也毆斃既真則百三以男命號冤其情豈得已哉但人命非檢無以定傷非確檢無以定案非兇仗無以成信獄非致命無以伏厥辜且小祿卸老皆係同族非查服制無以別其尊幼必如此而後無疑情應發該縣確加檢究以定爰書

兵巡道一件爲活殺夫命事

審得葉小奴田種佛豆將踏以墮田豆欲熟時正米價驟湧因有竊豆者小奴持鎗防守俟至夜靜

果有人盜其田豆挺鎗一戳初不知被戳者爲何人亦初無斃之之意也不意卽爲田鄰之支九一
九一被創匍匐歸家傷重旋死細究兩人平日原無深讐積怨卽謂有爭水之嫌然實非貿首之隙也况殺人償命小奴寧無顧慮乎今黃氏爲夫索償亦供稱偷豆被戳無異詞也但恐其受小奴賄囑故不肯力爭再三審問終不易口然則支九一之死固有自取之道但在田野之間似與夜入人家者異不得竟爲小奴寬也若律以抵償則小奴

原係防賊而戮偷盜之人又難以服其心然則小
奴之罪其在過失之條乎擬准鬪毆律收贖庶死
生可無憾矣

覆審得葉小奴持鎗管豆原無殺人之心支九一
行竊被鎗先有取死之道况潛蹤黑夜豈耳目之
所周知而偶觸戈鋒誠思慮之所不及三復前招
叅於過失之條情法協矣夫死者不可再起重泉
而生者豈容輕寘死法應照原擬

兵巡道一件爲急救抄殺事

審得王四七曷以死死於威逼之孰逼之府差縣
差也二差曷爲而逼四七府差以黃廿九告曹二
弟詞連四七而行拘縣差以邢魁告拒捕而行拘
縣差爲誰舒卿也舒卿而曷以宋元二人朋役舒
卿名而宋元往也宋元往以九月二十三翌日歸
矣歸遇府差仍與同返返而遇四七卽縛之縛之
者何逼賄也四七同歸烹肉設飲炊未及熟而四
七縊於是二差走王克志曷不告府差而告黃廿
九也畏府差之勢而覘廿九之可噉也且有導之

者導之者誰僧秀林也秀林空門曷爲幫唆訟事
是可罪也宋元之拘以拒捕拒捕者何爲報納農
民而四七故地保也不悅於原差邢魁邢魁告之
也非黃廿九事也廿九自爲曹二弟以久絕屢找
之田價詐害而訟府訟及四七故又有府差也廿
九不同府差往故威逼之事不可以及廿九也府
差者何朱瑞也詞無朱瑞而道仰縣審瑞不可以
漏網宋元秀林各杖宋元仍應追給葬埋黃廿九
與曹二弟事另獲審結人命事不得波及也

兵巡道一件爲天斬事

審得姜陽龍之伯姜六七年望八旬雖崦嵫已逼
而死之因則有由也先是張夢梅與郭十六比屋
而處同巷往來郭聞其妻胡氏與潘蟾明者有牆
茨之聲乃欲另置一巷獨行出入以示別嫌之意
而夢梅不之許姜六七爲之處分郭出銀七錢夢
梅始允其議遂將前銀寘酒與六七歡飲不圖鄉
保姜四六者嗔其旣不投明又不招飲而酒狂罵
座之事起孰知六七次日身殂此八年六月初二

日事也陽龍以猶子之親控姜四六於縣固宜奈何以事外無辜之龔世賢因與家長姜克之有欠酒肉債銀致爭之隙聽唆妄害及本告自拘而地方陳五八持牌相嚇欲稟改差明乘株累爲詐端耳於是陳五八得銀二兩燭五斤穀二擔姜克之得銀四兩酒肉銀五兩姜陽龍得穀麥各五十斤並勒回原賣田一斗而講事之趙五九得銀二兩包頭十個鄭八一得銀三兩係龔仲姜一驥過付甚明紛紛婪詐世賢受此剝膚安得不赴憲激鳴

乎並杖追給夫復何詞郭十六趙五九鄭八一不到另行提結至姜六七八人命一案雖暮年由於天數但因爭次日而斃姜四六不能追議應斷埋葬杖以示懲庶地下其少慰也

兵巡道一件爲檢填事

審得吳泰與賈宏輝比屋而居皆高陽酒徒也泰則懸帘市上宏輝過必盡醉匪伊朝夕不虞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乘醉闕然泰用銀剪一擊致宏輝眼下有傷然未聞別有致命之痕迨至九年正月

十三日溘然長逝與相毆之日已週一月其間無論別無重傷卽有所傷已在辜限之外况其死之日復染他病乎但死雖由病而爭實有因攘臂之加起於狂藥吳泰與在場之吳農並杖不枉部院一件爲塘報事

看得殺傷社兵在梅枝嶺地方此地崇山峻嶺遂壑叢菁乃東陽天台兩縣接壤處也永康都司趙文芳義烏保長王國斌於本年二月初四日奉金鎮調發社長許欽榮等赴嶺把隘未越台境自難

責以關會而天台防將徐守賢屯扎平頭潭帶十餘騎至嶺突遇社兵詰所從來時社兵應者稱係趙將爺之兵在守賢輒誤爲趙小球之賊馳馬揮刀金苟等十九名俱負重傷而馮可進等十七名遂殞命於鋒鏑彼時社兵被創隨迎鎗中馬一孔良由事出倉猝彼此莫辨迨許欽榮挺身聲說縷細講明守賢卽自悔誤雖罷戈慰諭已無救於十餘人之肝腦塗地矣至訊社兵殺掠情事職躬履其地皆荒山絕澗鳥道插天杳隔村落所見者惟

流泉怪石並無絲毫遺物現賊可為指據總之當賊勢猖獗之時寇蹤出沒之地卒然相遇不意其為社兵故令慘死至此歷歷面質公論難飾萬不敢少容徇隱憲臺朗照高懸自有洞鑒也

守巡兩道一件為父命事

看得呂光圓呂光大乃呂光啓一案之餘犯也光啓毆呂光現而奪之命既已化為獄燐一命一抵可慰九原遺恨配光圓而杖光大於法亦允協矣但光圓雙目俱瞽即發配桐江亦不足以應鬼薪

且春之役天之示罰而喪其明不更愈於髡黔刑剿之加乎廢疾可矜事可援宥應請俯開一面其光大贖鍰已完毋容復議

按院一件為真命事

攝郡

審得方五十與妻陳氏同日被殺係順治五年八月二十日事也歷今五載沉寃未雪蓋因親姪方尙誠遠出未歸而兇手方銓九方六安方鳳華等得以暫逃恢網也當日該縣之審亦因屍屬無親人左袒多衆口致藉官兵勦殺為巧辯職細行研

審實因方尙好欲造墳於金峰寺之地基此係方
姓通族公共排年二十家所均有者方五十起而
阻之不許營葬卽於是日方銓九等擁入其家殺
死方五十及妻陳氏實方銓九動手而方六安方
鳳華助惡焉屋主陳氏之舉呈地鄰方思厚等之
結狀可據也今銓九之父方善隆鳳華之父方良
美莫知其子之惡而以叛寇興詞欲嫁禍於方尙
誠之父方公四八冀掩其罪益支離矣此一案也
二命雖真歷年已久未經檢審難以議罪然殺人

者死律有常刑伏乞憲臺批示定奪

按院一件爲法不能行事

審得韋成諫卽韋君規與吳成枝從游綠林先因
趙正寵之父趙聖卿同次男趙正憲爲賊擒入寨
中勒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從賊中逃出成諫成
枝追及將聖卿砍顱斷臂而死正憲受傷此目擊
最真今確証無如正憲之鑿鑿者後勢迫計窮遠
投台鎮冀以就撫還鄉藉投誠以蓋前愆而不知
恢網終難疎漏設使爲賊殺人而盡可投誠掩之

人復何憚不爲三尺不幾空懸耶但當日賊中兇器久已棄滅無蹤總之手刃旣真難辭駢斬餘審無辜免議

按院一件爲檢命事

審得洪廿一乃已故洪十二之弟程氏卽其妻也十二向係黃腫兼多腹疾每症發卽仆地悶絕救之輒甦此鄰右章廿四等皆知者先因歲歉爲盛六十五傭工日則伴作夜則歸家於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往二十七都放水灌禾而歸離家三四里

許卽死於溪灘水碓邊沙痕草跡一無損動此其死於病也明甚洪廿一卽在碓房中做油餅亦泯然無聞尙得謂有毆死之情乎且當日十二獨去獨來並未有田鄰滕三七吳六十九吳二十六等邀之往此皆洪廿一乘兄之死欲藉口傭工以行詐耳迨所求不遂而程氏之訟始興點綴滕吳多人用以聳聽兩經府縣檢審病死是真卽職再行細檢頰頰兩腿血廕微紅不係傷痕卽云腎囊之傷消化而地保章廿四於初死時目擊無故併裙

上血星一點亦向來舊蹟遽欲移以誣人茫無確據矣此案前經府縣審時已累斃一無辜之吳十六餘審無干應釋獨是洪廿一藉死圖詐疊興訟端不能逭於杖懲

臬司一件爲究典真命事

審得鄭宗兆與虞龍鳳開店於金華縣二十四都龍鳳乃餘姚人浮蹤無定者也本年正月十七夜因徽民張秀孤身投止龍鳳探其挾有重資卽於是夜謀死分肢解體剖爲二斷異鄉孤魂慘亦極

矣彼宗兆實係主人設使其力行喊救龍鳳卽雖兇悖秀亦未遽爲刀下游魂而况執燭觀其下手且自供分銀二兩鑿鑿乎知情同謀何待言說龍鳳隨將斷屍擔荷而去宗兆移居回族冀泯其跡孰知壁上血濺殷然無能揜也至二月初二日尋屍出於智井草薦包裹有兩頭蛇盤繞其上噫異矣此殆怨氣積成冤魂變相也望帝啼紅萇弘凝碧有自來哉及行確檢而石塊刀砍之傷週身種種宗兆以同謀得財律擬斬以慰幽魂不枉虞龍

鳳已經廣捕四緝應俟提獲另結其鄭慶三等原
不知情申孝二九一係宗兆遠房妻屬無辜免擬
覆審得鄭宗兆與虞龍鳳謀死張秀一案行兇黑
夜苦無眼証之人其先止據宗兆自供執燭云是
龍鳳動手其爲同謀確無可疑而二人之外並未
有餘夥也今宗兆旣伏天刑提刀持石總難窮詰
倘死者有知默佑擒緝而使罪人蚤得兇手速擒
則智井慘冤盤蛇結怨殆可以悉伸乎相應批着
該縣嚴緝另結

兩道一件爲地方人命事

審得余成乃捕廳皂役時有江西楊上者指騙談
星素行無賴寓婺五載凡十一遷居多行誑詐後
復移至范洪宇家其比鄰則余成也時成之妻與
楊上之妻以姊妹稱而醢鹽薪米之屬每相通借
後余成苦其煩瑣厭絕於是楊之惡聲出而余必
反矣楊上思欲鳴官其居停范洪宇王宗四等相
爲排解勸余成悔罪卽於宗四之壻姜辰家出銀
一兩置酒求伏此八年七月十二日事也當是時

成固心中憤恚莫可誰何而况酒闌人散之餘楊上猶刺刺不休橫語肆出有明日赴道告理之言以重觸其怒乎是晚成已大醉聽詬諍不絕口殺心頓生持刀出門已定斬首穴胸之謀及昏夜叩門而楊上卽出揮刀穿其小腹腸出而死上妻鄭氏腹中有孕因其來勸砍腹一刀而死蘭谿投宿於陳貴家之盛世相關中奔出亦櫻其鋒左乳下着一刀而死兇哉慘也歸家又將妻施氏刀戮幾絕乃擊鼓自鳴兇刀貯庫復欲以姦情賈禍於鄭

高惡毒極矣斯獄也惟口與戎積怨生怒啓釁雖在楊上而余成恃酒行兇遂以一朝之忿頓成三命之冤雖身磔以謝幽魂所不辭也

兩道一件爲劫殺財命事

審得呂德明子呂禹芝狂悖兇頑素失庭訓有疎族呂九有無子而家饒禹芝素銜其寡恩於八年二月十三夜將晚連約九有姪孫禹賢同爲盜殺且囑其做飯是夜三更時穿垣暗入攫其家財并糴穀銀三十五兩且擒九有而出九有妻陳氏喊

救劈傷左額衆驚追逐禹芝禹賢於太祖廟前刀
砍九有之顱幾落透腦入骨而死隨經控縣訪緝
而血痕尖刀出於禹賢薦下此一物也詎非殺人
左券哉獲訊禹賢供吐最真伊子呂大德亦稱知
風可據謀殺之情何待置喙而乃扳及遠住嵯縣
瞽目之呂九袍平時夙隙之呂德進宜家係呂柔
之等公憤具呈也禹賢禹芝情真罪當俱應駢斬
第禹賢於上年十月痲斃既服天刑其子大德又
經物故禹芝懼罪在逃俟緝獲正典今遲久不得

雖德明代審而子作之孽難歸於父惟其無義方
之訓相應一杖九袍德進無辜應釋禹芝當俟緝
獲另結

分守道一件爲勅典人命事

審得包百十與包四八遡源一本而生員包峻則
四八之子包十二則百十之兄也八年肇歲合族
會拜宗祠例分饅首族有包四六貪多嫌小因與
包廿一致爭其支派親者各以其屬互毆此四八
父子與百十兄弟雖亦爭論然未聞操戈而入室

也百十何爲而以殺死親男包增壽爲詞耶揆厥
所由增壽乃百十之牧豎久病疴羸乘此紛爭暗
致其死以圖快心之舉不知家長衆証並未見四
八與增壽爭毆天下豈有不交一手而能致人死
命者其立意甚毒其秉心維忍其設計誠狡其虛
誣已著而其罪狀益明矣叅以故殺奴婢圖賴之
條百十何辭城旦包四六包廿一實因乾餽之愆
閱牆啓釁包四八包十二不爲纓冠之救攘臂來
呼並應杖做幸得援宥

分守道一件爲父命屍抄事

審得李國用有銀六十兩借與李邦寧償還未楚
於六年三月內寫田二畝七分與國用爲業以清
前帳其田每畝歲該糧銀一錢付邦寧交納國用
累年不付積欠三錢三分彼時催比孔亟兼以婦
子嗷嗷室人徧謫因往取索欲求找價語言齟齬
國用手批其頰夫亦以其孱弱可欺也邦寧忿欲
奔控有李國道者爲之處和邦寧反增酒水之費
惟是餅壘益羞簪珥盡脫縞綦之子復絮於旁靜

言思之益增憤恨遂投繯而死考其時日則在上
年八月初三日也噫愚矣但問誰逋糧肆毆而致
其雉經者則國用不能辭咎威逼之條已協相應
一杖仍斷營葬以慰夜臺之憤國道巨猾老奸素
不德於邦寧故邦寧子以賓乘父之死搶其食穀
三石雖然父死不控爰及干戈此風不可長也併
應薄杖若夫國道不善解紛而惟朶頤是好於杖
乎何辭

臬司奉兩院一件爲恩超兩造等事

睦理

審得劉可燧劉浩致王宗周負創折足而死實武
舉爲之禍階也觀其率衆號木是何氣燄宗周鋸
而斷之觸鱗捋鬚孰甚於此喝僕劉天福等痛毆
理勢然也并執其姪王文法羈縻勒陳宗鼎賠木
豪梁種種目中久無三尺矣宗周十六日受傷目
擊者卽陳宗鼎至二十三日擡回總因文法在城
被禁無人爲通家信而傷痕鱗集於二十七日身
殞其未死之前未經告究者在宗周氣息垂危猶
子亦復拘繫陳氏以瑩瑩婦人隔遠在鄉何從控

愬及今陳氏述其與夫臨訣尙畏武舉勢燄難敵
有告不如已之語及其死也文法放回而後痛定
追思可憐之狀所以赴告武舉之足以令人含冤
飲泣如此再質之里老唐宗智等云可燧劉浩俱
不在場或其養重鷹揚之體令羣虎肆毆情景逼
真雖與尋常毆人論下手者有間卽今兇犯劉天
福遠颺無獲孰非可燧之蔑視平民以爲人命不
足恤律法不足畏狡口足以飾辯武舉足以護身
而坐令逃乎總之死者不可無抵原擬夫豈爲枉
福出可燧可以生矣

臬司奉按院一件爲活殺兇命事

審得姚愛壽一案先經屢讞已無毫髮之疑而不
知尙爲未定之爰書也蓋起事之由初則方三妹
懷嗔於作証繼則觸怒於傷禾思欲甘心固非朝
夕之故況其先三妹業與方友弟將愛壽柴刀石
塊重傷而方大禮特以瓜葛之親相要中道再助
兇鋒則猶然與三妹當場同毆也血盆胸膛諸傷

亦安能確辯其爲誰下手乎卽據大禮有用鐵絲
串之語殊屬兇忍若三妹痛毆之下直認以命相
徇想其胸中萬無欲令愛壽得生早以一抵甘如
飴矣故原詞三妹首稱實推情釁所起卽初招兩
擬並請亦軒輊未分乃遽捨其兩毆發難之人而
獨歸重於一擊加功之輩固難信爲持法之平而
成不移之案今審招情迥異三妹改抵大禮友弟
擬配自謂不寃總之兩犯旣同下手且屬至親前
歸罪大禮而大禮亦難深辯今改擬三妹而三妹

亦復無詞雖疑情未協寧以平反爲公

本縣一件爲僞命抄詐事

葵邑

審得王九十血抱程氏女邵妹爲媳今已長成婚
配其如慵親線帖繡床偏喜踏花鬪草且偷廚米
以易嬉籌此豈親操井臼所宜自貽堂上姑嫜之
怒也勃谿數語羞忿投繯程氏聞女死奔赴哀憤
不勝破其酒甕夫憐兒短折借爲地下之澆魂怪
女癡迷不醒九原之醉夢爲九十者亦可相忘於
無言矣尙何以抄詐誣控不一杖之何以慰程氏

東華書局
卷一
悼女之悲而謝誣搶之罪哉邵妹溝瀆自經已着
令收殮餘免議

本縣一件爲號憲電誣等事

審得徐四十七母嫁於汪因與汪雄六十一等有
瓜葛當三年七月金華屠戮時附近居民驚惶竄
匿稍定旋歸雄六十一檢點皿物蕩然如洗而認
得一二於四十七及汪雄四十家未免爭競夜而
旁房失火雄六十一出救被人戳死次日徐四十
七與汪雄四十俱遠遁無蹤使六十一不死於二

人之手胡爲一竄不返耶至五年間雄四十身死
於外迄今事逾五年四十七乃歸故里孰知汪雄
五二之恨未消必欲爲乃兄報讐也但旣經久遠
而當晚又無確証且雄四十已死安知其不爲禍
首而冤魂有知早已報復於冥冥之中乎徐四十
七姑痛責以洩汪氏之憤可也若欲議典恐遠年
疑似之獄徒累吾民經年訟庭終難定案耳
本縣一件爲父命慘究事

審得俞應寵父俞瑞六十六克當地保催買馬豆

官銀不無侵牟而豆料缺少以致差役陳標宋茂
催提懼無以應乃過新開河口望波一投竟致溺
死此與俞廷佐多人何涉應寵卽想像音容招來
魂魄宜沉菰米於江潭亦足以全孝思而乃歸咎
於買豆之家明以視死居奇借端索詐也薄杖何
詞陳標宋茂奉公催拘何遂令其胥溺雖瑞自蹈
溝瀆亦應各杖示懲

棘聽草卷一終

